

蘇聯文藝叢書

蘇聯·波列伏依等著
李申生等譯

在進軍的道路上

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

蘇聯文藝叢書

在進軍的道路上

蘇聯·波列伏依等著

李申生·繆進鴻譯

文光書局印行

譯自 1949 年 2 月號《蘇聯文學》

蘇聯文藝叢書

26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版

上海 退 6501—0500 冊

人民日報印行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 5275 36 開 210 面 56,3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在進軍的道路上.....	波列伏依作.....	一
莫拉發的春天.....	A·岡察爾作.....	三六
呼聲.....	巴甫連柯作.....	六二
飛行.....	卡塔葉夫作.....	八〇
瑪麗亞.....	貝梭諾夫作.....	一一二
最困難的事情.....	德密特利葉夫作.....	一六〇

在進軍的道路上

B·波列伏依

— 1 —

像在戰爭裏所時常碰到的，砲聲能夠聽得出從左方和右方傳來，但卻不在正前方。坐在駕駛盤後面的伏拉地米爾·帕斯多可夫中尉，冷得渾身發抖，由他看來，他好像正開過一條狹小的走廊，兩旁都被連串的鎗彈爆炸聲圍了起來。卡車強有力的馬達，不耐煩再以低速率前進了，劇烈地嘶鳴着。車輪上的鐵鏈在攪起已經融化了的雪塊時，不斷發出銀鐺的聲音。受傷的伍長駕駛員里可地也夫，起初要求中尉將自己縛在座位的靠背上；現在一會兒痛苦地磨着牙，粗魯地咒罵起上帝，德國鬼子，咒罵起天氣和可惡的積雪的道路；一會兒又陷入一種昏迷的狀態，可憐地呻吟着，用親切的聲音——用一種想不到會從一個像他這樣粗壯倔強的漢子嘴裏哼得出來的聲音——呼喚起他的妻子茜娜。

#0971 4

來。一陣逆風猛烈地刮進炸壞了的駕駛廂的破窗。里可地也夫蘇醒過來，他望了眼前面的速率表，看到那指針箭頭在五字和十字之間擺動着，便又開始咒罵起來。

在積雪的藍色山谷裏，不時有橫七豎八的雪堆塞住去路，就像一撮撮白鹽堆成的小丘似地閃着光；一柱黑色的泥水會忽然一聲長嘯噴入空中，久久留戀在無雲的蔚藍色天空裏，像是一朵巨大的香菌似的。

『想要打掉我們運輸縱隊呢，這些狗娘養的，』里可地也夫咬住牙齒，含糊地罵道。接着又不安的說：『中尉同志，你最好看一看孩子們是不是保持着距離。如果緊靠在一起的話，彈藥可就要完蛋啦。』

中尉一面繼續駕駛，一面打開車門朝後面望了望。沒有，他的有經驗的孩子們都互相保持着適當的距離。整個縱隊形成一根用疏環連接起來的黑色鐵鏈，魚貫地橫過積雪的山谷。它的尾部遠遠地伸展到蔚藍的天空吞沒了耀目的雪幕。

的地方，爬上一個長高的高坡以後，在山頂的那一頭消失了。中尉不大理會那些砲彈的爆炸。他整個思想就祇盤纏着兩件事——一件是那速率表上的指針，它表示出一個低得驚人的速率；另一件便是那些轟擊聲。砲火稠密得厲害，簡直就分不清每個砲彈的落地處。中尉好像覺得大砲的怒吼聲正在漸漸地低弱下去，他被一種失望所扼住，祇有一個熱血而沒有經歷人生殘酷的風霜折磨過的年青的心靈，才會感覺得到這種失望。

他們會太遲了麼？他不時地問着自己，一面不自覺的就用手將牌擋換到第二擋，一踏油門，卡車隨着引擎的怒號聲向前衝了一下，但是立刻又突然停住了，輪上的鐵鏈發怒地攪動着雪塊。

『越急就越慢，』里可地也夫從齒縫裏喃喃作聲道，朝駕駛盤伸出他的大手，那上面滿是一條條凝住的血塊。

中尉換回了牌擋，就像是在夢魘裏，你想跑，想逃避一種恐懼，但你的腿

卻像縛上什麼重量，使你在地上生了根似的。縱隊仍舊以一種慢得可憐的速率前進，沿着那根本看不清楚，祇有從這白色山谷裏散滿在兩旁的車輛殘骸才能辨別得出來的路面，在無數的雪堆中打開一條出路。路上是荒涼的，祇偶然遇到一些負傷的士兵，他們順着彎曲的小道蹣跚地朝後方走去，有三五成羣的，也有單獨一個人的。里可地也夫被一種職業駕駛員所慣有的好奇心所激動，伸出頭去問道：

『前面怎樣了，老鄉？』

受傷的人回答得各不相同。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剛退下來的那面是最緊要最危險的區域。但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今天德國佬顯得特別兇猛，想要突破包圍圈，他們自從考爾森·先夫勤可夫斯卡耶大戰開始以來，整整十八天之中還不曾碰到過這樣激烈的一天呢。

『哈囉，弟兄們，你們的砲彈用得怎樣了？』里可地也夫向兩個負傷的砲

兵喊道，他倆正在雪地上擺一跛地走動，手臂交挽着互相撐住了對方的身體。

『不太多了……我們正在省着用，』一個頭上繫了繃帶的回答道，回頭向那緩緩移動着的卡車羣望了望，又大喊起來：

『爲什麼不多踏一下油門呢？儘像這樣慢慢地爬——他們在前面的可等着你們哪……』

里可地也夫在縛着身體的帶子裏軟了下來。中尉咕嚕一聲，緊抓住駕駛盤。一個可怕的念頭穿過他的全身，使他冷顫起來。他終於會太遲了麼？我們的大砲會因爲彈藥竭盡而靜止下來麼？敵人的兩支箭頭會突破包圍而會師麼？成萬的德軍，他們給蘇維埃將軍們的才能和機智所捕，被圍了起來，會突破包圍衝入空隙——而這一切全爲了他們，不，不是他們，是爲了他麼？

帕斯多可夫中尉認爲自己是這次戰爭中不幸的一個。他相信原因是出於自

己一種年青人的熱狂。他在學校裏的每一個同學都各有自己的嗜好。他的同座老搭檔，短小精壯的沙夏·索卡諾夫愛好運動。瘦瘦的，安靜而又心不在焉的依果·莫洛梭夫，如同學們所喊的，是個『無線電狂』，他從六年級開始一直到離開學校，所有的空閒時候都化來裝置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收音機和放映機。伏拉地米爾·帕斯多可夫，區黨部汽車駕駛員的兒子，早在童年時候就對各種汽車發生熱烈的愛好了。所有的假日，他都化費在他父親的汽車間裏，區汽車俱樂部裏，玩弄各種各樣的汽車，學習各式各型的設計。十五歲就得到了汽車駕駛員的執照，對於城裏製造出來的各種汽車，一切所能知道的他已經全知道了。這三個不可分離的，有完全不同愛好的少年在學校裏被稱爲『三劍客』。三個人私下都愛上了班裏一個苗條小個子的女同學尼娜·梭可羅發，她既不是一個運動員，也不是一個汽車專家，更不是一個無線電的熱愛者，而是把所有空餘時間都化在學校裏的生物學習上，鑽在什麼兩棲類、爬蟲類和齧齒

類動物裏的這樣一個人。

不同的性癖並沒有阻礙他們成爲親密的朋友，一個寧靜明朗的禮拜天，無線電裏忽然廣播出莫洛托夫同志堅定而具有鼓勵性的演說，報告蘇維埃人民，希特勒的軍隊已經不顧廉恥地向蘇維埃領土進攻了。三劍客和他們的苗條女郎，事先並沒有約定過，但卻在區兵隊總站一間被酒氣和煙霧窒住的小小接待室裏碰上了，大家互相見了面，都非常高興。雖然四個人都還沒有到應徵的年齡，但是每個人都帶了一份倉卒寫成的文件，一封充滿了激動字句的報告書，來呈給兵站總監，說他們是青年團員，要求登記入伍爲蘇維埃陸軍的志願兵。

這正是兵隊總站亂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那些忙得團團轉的職員們簡直就沒有時間來收集那些大批湧入的壯丁的徵招通知單。沒有一個人肯理會這三位青年和這位穿着漂亮衣服和時式鞋子的少女。一直等到將近傍晚的時候，他們終於忍耐不住了，四個人手裏拿着申請書，突破書記們的哨兵線，衝進總監的辦

公室裏。他們同聲宣稱希望四個人能夠在同一單位裏工作。那位少校，疲倦得臉色蒼白而憔悴，推開擺在面前的無數的表格，心不在焉地聽着四個人激動而又不相連貫的請求，灰色的嘴唇上現出無力的微笑，他嘆了口氣在他們的申請書上批道：「轉工作分發組」。在工作分發組我們的四位朋友就分了家。運動員索卡諾夫進了步兵隊並且立刻給指派到一個游擊支隊裏去工作。莫洛梭夫被遠遠地送入了後方一個諜報工作訓練學校。小尼娜被指定到一個軍事護士學校裏去學習。而帕斯多可夫呢，使他感到憤怒而厭惡的，就是給派到在附近就地組織成功的，屬於一個坦克旅團的汽車運輸大隊裏去服務。他的朋友們盡力安慰他，四個人約好每個月要互相通一次信。

由於技術的精練和恪守紀律，帕斯多可夫從入伍第一天起就在許多駕駛員中露出頭角。他們派他做修理工作，但是這樣一來，就更加和實際作戰脫節了，他終於請准他的司令員派他做一個卡車駕駛員。那位司令員很信任他，總

讓他擔任最困難最要緊的任務。帕斯多可夫就這樣在軍隊裏幹起作戰的工作，並且經驗也漸漸地更加多起來了。

斯大林格勒會戰中，在輸送彈藥給一個隱藏在地下阻擊德軍裝甲兵團侵入的坦克防禦砲陣地途中，運輸隊的指揮員陣亡了，於是就由他代替執行職務，帶領整個縱隊在敵人砲火下越過一個小山谷，毫無死傷的一直開到了目的地。砲兵們在那轉捩大局的幾分鐘裏正在用掉他們最後的幾顆砲彈。帕斯多可夫由此被升爲少尉，負責率領整個運輸縱隊。他的運輸隊不久就成爲整個軍團裏最好的一隊。帕斯多可夫中尉的名字開始成爲到處談天的資料了。但是他仍舊渴望着所謂『實際工作』，而正在這時，朋友們寄自各個不同地方的來信都到了，他變得憂鬱起來，失去一向快活的性情，躲進了自己的小房間。

快樂而充滿自信的沙夏·索卡諾夫寫出他那游擊小隊的光輝成就，怎樣勇敢的偷襲敵人基地，怎樣用巧言來愚弄敵人，用迅速的行動來破壞。老是一臉

正經的莫洛梭夫，在靜默了六個月之後，寫來一封長信，描寫他怎樣帶着無線電裝備在南方某地偷過敵人陣地，用無線電報校正了海軍艦隊的砲火，又怎樣使他的無線電報幫助游擊隊越過高山完成一次深入的雪地進軍。小尼娜的信是用一種細緻的女學生筆跡寫的，滿篇都是她英勇的女朋友們怎樣在敵人的鎗林彈雨中搶救我們傷兵的故事。爲了免得朋友們掛念她，自己的事卻一字不提。但是中尉能夠想像得到每天都有得發生的英勇事蹟，一定已經成爲小尼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了。可愛的，仁慈的尼娜。他們分離的時日起長久，在漫長的戰線上兩人之間的距離越遙遠，她對他的親愛也就越加深了。

他回信中能夠寫些什麼給他分散在砲火深處，在戰爭最危險地帶的朋友們呢？說他經常運送軍糧和砲彈到指定的地點去嗎？說他的縱隊裏駕駛員們都很愛戴他服從他嗎？還是說在新近一次檢查中發覺所有卡車上的機件都保持得很完全很正常，並且由於用油節省，他和他的縱隊在整個軍團裏已經贏得第一名

了呢？

在他看來，常好嘲笑別人的尼娜，當她正專注在她偉大英勇的工作裏時，要是接到他寄去的信，講了這麼許多平凡的事情——這些事情如他自己所感覺到的，全是遠遠地跟實際作戰脫了節的——一定會輕蔑地翹起小鼻頭來的。他能想像得出她在說：『囉嗦些什麼啊——祇不過是個「運貨夫」罷了』時的表情。腦子裏儘盤纏着這些念頭，他終於寫了三封短信給他的朋友們，簡要得像是一份公文報告。他的朋友們在回信裏異口同聲地責備他信中那種毫無情感的語氣，並且暗示他大概是在運輸縱隊裏養成這種官僚作風的。尼娜在最近一封信裏甚至於抱了一種悲觀的哲學見解說，在軍隊裏耽擱得太久會如何弄壞一個人的德性，在人身上造成怎樣大的變遷，甚至於連孩子時候的朋友都忘懷了。

啊，如果他遇見那位可愛的姑娘，他將用何等樣的熱情去消除她一切的疑慮！用何等樣的言語去告訴她如何他的每一分鐘空閒全都屬於她；如何在路上

臨睡的時候想念她；而這種想念使他在冰冷的卡車座位上覺得溫暖和安適；又如何在危險的時候她的光輝形像顯現在他的面前使他感到無畏和鎮靜。他也會告訴她，他的朋友里可地也夫，告訴她他隊裏的駕駛員們，他們是上天入地都預備追隨他的，告訴她他們全是何等勇敢能戰的好夥伴。如果碰見了她，這一切都是很容易說的，但是要在信裏寫出來卻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他不禁對他這封信中渲染得很厲害的顯露的思想震顫了，這會引起那些女軍事檢查員們和受信女孩子的笑話的，於是他發怒地扯掉了所寫的紙頭，另外寫了一封短短的回信，乾燥乏味得像是一張達成運貨任務的公事報告一樣。

但是帕斯多可夫中尉覺得自己終究也有點事情可以告訴他所愛的遠方的朋友們。原來蘇維埃大軍越過第聶伯河發動了春季攻勢，將一大批德軍包圍在考爾森，先夫勤可夫斯卡耶地區。我們大軍不顧烏克蘭解凍期內道路上不可思議的困難情況，逐步前進，縮緊了包圍圈。自從斯大林格勒會戰以來，帕斯多可

夫中尉還不曾見過有如此衆多的裝備和敵人屍體躺在地下的工事裏，山谷裏，田野裏，村莊外和森林的邊緣上。這時候，肥沃的烏克蘭黑色泥土已經脫去雪的外衣而深深地被春天的濕氣所飽和了。

所有的隊伍在這次偉大的戰國中密切地配合着行動，帕斯多可夫的卡卓縱隊——整個坦克軍團裏最好的一隊——輸送給養已經連續十五天，日夜都不曾得到一點時間停下來修理機件和睡覺過。一直到第十五天的終了，總部最後才允許他們休息下來。駕駛員們這時候都已經疲倦得要命，痛餐一頓之後，各人就在自己的卡卓座位上睡熟了。中尉在軍需站裏卸完最後一批軍火以後，簡直困得睜不開眼來。靠在一堆裝包的鮑花屑上睡着了，他的好朋友里可地也天昏他睡得這樣熟，不想弄醒他，祇拿了一隻口袋放在他的頭底下，又拿一塊油布蓋在他的身上。

中尉睡着以後，夢見了尼娜，她就像在最近寄給他那張照片裏的樣子——